

诗意地栖居

■ 谢辉

海口湾这地方，天生就带着几分闲适。海边的人走路不慌不忙的，说话的声音也像是被海风滤过，软软的，糯糯的。

你站在那儿，不用刻意去感受什么，那份自在便自个儿围拢上来了。海水是清的，却非一眼见底的浅薄。它的清中蕴着碧，碧里漾着光，像一块温润的老玉，静静地卧在那儿。

阳光好的日子，海面便碎成万千片金鳞，闪闪烁烁的，晃得人眼晕。椰树是会摆姿态的，不高不矮的个子，总斜斜地站着，那一头蓬松的叶子，风一来，便簌簌地响，像是在絮絮地说着些家常话。这风也是好脾气的，不猛烈，拂在脸上，带着海水的润和一点点腥咸，竟比最好的冷气还教人受用。这时候，你便觉得法国那个雨果说得固然不错，大自然确是位慈母，她用这风、这海、这摇曳的绿意，将人轻轻地、妥帖地环抱住了。

湾区环海岸有两条长长的环行步道，一条是给人散步用的，另一条是专为骑行设置的。傍晚时分，人便多了起来。有牵着孩子的年轻父母，孩子的小脚丫踩在温热的地砖上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；有白发的老夫妇，并肩慢慢地走，话不多，只是时不时指一指天边的晚霞；骑行道上，健身爱好者们如风般掠过，山地自行车的轮毂在余晖下洋溢着蓬勃的朝气。

最有趣的是那些本地老人，他们不爱光溜溜的步道，偏要寻块礁石坐下，摇着蒲扇，一坐便是半日。你挨着他近些，能闻见一股子浓烈的、被太阳晒透了的咸鱼味儿，混着老水烟叶的气味，这便是海边人最扎实过日子的气息了。

农历逢初一、十五，潮水一退，湾里露出浅滩。赶海的人三三两两散在滩上，低头寻贝。笔者便是这样认得陈老伯的。

老伯住湾后玉沙村，潮退的日子，总提个小马扎，扛根竹竿——竿头系着线，线那头挂个带眼的渔网篓子，里头丢些鱼饵。他不往人堆里凑，独独走到浅滩尽头，将篓子往水里一抛，就坐下静等。我问：“这儿能捕着什么呢？”他眯眼一笑，露出些被烟熏黄的牙：“捕风，捕日头咯。有鱼是赚头，没鱼也饿不着。”

他这“饿不着”，不单是肚里的事，更是心里的事。收篓时，常是些两指宽的小杂鱼，他却极郑重地放进一只浸了水的矮桶里，说带回去给老伴煲汤。汤里撒一撮胡椒，滴两滴香油，便是夜里最舒坦的宵夜。看他那心满意足的样子，叫人觉得——寻常人的日子，原来就在这一碗热气袅袅的鱼汤里，稳稳地浮着香气。

这使笔者想起一件旧事。有一年，跟一个采风组来新埠岛拍短剧片，借住在一位渔民家中。男主人大林是个黑壮寡言的汉子，夜里常和我们一起喝老爸茶。有一晚，他忽然说起他太公的故事。清末时，太公跟人“去番”（下南洋），挣了几年辛苦钱，心心念念就是想回来。

后来，他终于搭上了一艘货船，在夜色中驶入海口湾。远远地，他望见岸上零星闪烁的渔家灯火，同船的人纷纷欢呼起来，而他太公却独自躲进船舱，捂着脸，泪水悄然滑落。大林轻声说道：“我阿公说，他阿爸（那时）哭，并非因为难过，而是心里那块悬了多年的石头，总算落了地。”自那以后，他们家几代人再没离开过这片海。

海口湾对于许多人，不只是一处风景，更是祖辈魂灵归来的地方，是让漂泊的心得以安顿的岸。海湾上，游轮缓缓驶来，又缓缓离去，宛如一位性情温和的巨人，悠然自得。船行过后，留下一道悠长而波光粼粼的水痕，久久不愿散去。船上的人，或举手机，或端相机，忙着将这风、这海、这绿树收进方寸之间的屏幕里。

一动一静，倒也不觉冲突，反而像是一出戏文里必不可少的生角与净角，相辅相成。这些年湾区世纪公园的规划配套建成，这里偶尔也办国际音乐节。西洋的乐器，奏出激昂或婉转的调子，与海浪的节拍混在一处，竟也有种奇异的和谐。

老海口人更爱听的，是不经意间从谁家敞着门的屋里飘出的琼剧唱段，那唧唧呀呀地道的海南腔调，婉转如溪，带着古意和乡土的温润，一声声，都像是从岁月的深井里汲出的清泉。台湾作家林清玄说他在这儿懂得了慢下来的节奏，这话是不错的。

有一回，看见一对年轻情侣，坐在海岸线的休闲护堤上，女孩把头靠在男孩肩上，两人许久都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海。后来那女孩轻轻说：“你看，那云走得真慢，像舍不得离开似的。”听了这话，心里一动。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年头，能觉出云的“舍不得”，就是一种诗了。

所以，海口湾的好，不单在它的椰风海韵，更在它养出的一种过日子的心气儿。这种心气儿，不争不抢，不急不躁，像文火慢煨的汤，缓缓地渗，渗出生活本真的滋味。它让你觉得，日子无须过得锣鼓喧天，就这样淡淡的，带着几分咸涩，几分回甘，便是很好。

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“诗意地栖居”罢。这诗意，不在远方，不在别处，就在这椰影婆娑里，在这波涛絮语中，在寻常人家的烟火气里。你若来，只需放下匆匆的行色，便能拾得。

“溜”是琼海人的胎记，更是文明的象征。土生土长的琼海人，打娘胎里出来就烙上“溜”的标记。“依吃溜”“依睡溜”，母亲总是这样哄着她的宝贝。“溜”伴随着孩子长大，顺口而“溜”是颇为自然的。外地人即便有再高的语言天赋，看似一口纯正的琼海话，但仔细一听，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痕迹。“溜”多含“吧”、“吗”“呢”的意思，征询商量的口吻告诉你我不肯定，更不强求，看你意下如何。“吃了不溜”“去看戏溜”这个温润柔甜的尾音听着真是别样的顺耳舒服。可不，一首欢快诙谐 的《琼海溜》居然“溜”上了央视，着实火了一把，我也跟着自豪了一把。

我总觉得家乡的方言十分丰富而且奇巧。它蕴含着琼海人的性格、修为、价值取向的集体认同，是琼海历史的活化石、活古迹。

说是活化石、活古迹是有据可依，有证可查的。

出门在外，父母再三嘱咐，见到长辈要称“依”，不能说“我”，没大没小的会被人说没家教。“依”就是谦称自己，它是一个人称代词，意为“我”或者“你”。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这样解释：“依”是古代吴人自称，亦称他人为“依”。刘禹锡《竹枝词》：“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依愁”；杨维桢《西湖竹枝词》：“劝郎莫上南高峰，劝依莫上北高峰。”在古代汉语中，“依”广泛使用于歌谣、戏曲和口语，而现代汉语几乎没有这样的交流。由此看来，“依”是古汉语原汁原味的传承，成了地方认同的符号，反映出琼海独特民俗和细腻的人际关系。

“爷爷生尔是七名？”（《太平天国文选·太平天日》）这个意为“什么”的疑问代词“乜”早在宋代就已经使用了，它源自古汉语中的“什么”或“何”的口音变体，逐步演变成了各地方言中的一种常用词汇。在以粤语和闽南语为常用语言的地区，这个字显得尤为重要，特别是在日常对话中。但是，像“做乜溜”“吃乜溜”这样的组合，无疑是琼海的专利。

在农村，如果问大房子是哪一间，也许人们不明白，如果问大厝是哪一间，大家就清楚了；如果问房子的主人是谁，可能要费一番思索，如果问厝主是谁，马上就有答案出来。厝

开口『溜』香

■ 蔡小平

——房子；箸——筷子；面——脸；目——眼；行——走；芳——香等等这些妥妥的古词语依然活跃在当代生活中。

琼海的方言不仅蕴含古雅风范，还有浓浓的烟火气和泥土味，更是言之有趣。

“打你啊！”这句话在市井常常擦出淡淡的火药味，深入琢磨，却令人失笑喷饭。两人闹矛盾，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两拳相向似乎不可避免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琼海人的君子风度悄悄挡在他们中间，“别急，哥们，歇个价怎么样”？于是，一方顺口便说出“你还凶，打你啊”！潜台词大家都明白，闹矛盾的两人其实也不想打架，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闹得两败俱伤，还被人笑话。得，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满天乌云就这样散了。打架都商量着来，世上竟有如此活法。

“去吃公道溜。”吃公道是琼海人最简单的生活方式。说到吃公道就不能不说说“做公道”。我坚信，“做公道”是琼海人了不起的发明。“做公道”大抵是特殊年代的产物。那个时

候，物资匮乏，农户喂养的家禽数量极少，一般逢年过节方可享受，平时都留着下蛋。人们干活又苦又累，却饿得慌，也馋得很，于是，大家就想出了一种AA制的方法来打打牙祭，改善改善。于是，“公道饭”应势而生：几户人凑钱合买鸡鸭鹅，请村中公认的最公正的人来主持公道，统一收钱，购买，并进行“公道饭”的制作和分配。请公道正派的人来主持大小事务便成为大家共同的追求，几代人的潜移默化已经渗入人们的修为并悄悄影响性格的形成。

外乡人对琼海人的评价几乎一致：斯文随和、厚道本分、与世无争。我的老领导是个外地人，他却有别样的目光：“其实，琼海人骨子里是不怕死，担当敢为的。”仔细想想，此言不虚——琼崖革命的火种，敢开先河的红色娘子军。此刻，一句方言跳将出来：“做得海！”我非常佩服潭门的渔民，世世代代勇闯南海，为子孙后代开辟了辽阔的蓝色国土。特别是当时在没有通信，没有预报且设备相当简陋的恶劣环境下，他们敢为人先，前仆后继，探出一条安全可靠的耕海道，造福子孙后代。“做得海”就是称赞某人具有过硬的本领和不怕死的精神。

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”杜甫笔下的月亮虽洒着清辉却是寒冷的物体。而我们把月亮称为“月娘”。虽是一字之差，却赋予了月亮母性、灵性与动感。想象一下，冰冷的蟾宫变成婀娜的仙娘，月亮便活了起来。

细细品味琼海方言，顿觉一股真切的人情味扑面而来。我们的先辈是何等的聪明智慧，如此准确，生动地表达特定的意思，既增强了语言的趣味性，更引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。

比如，不叫“亲戚”叫“亲情”。“亲戚”太书面化，而“亲情”却给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注入了温度，人们容易产生血液于水，血脉相连这样的联系，亲人的情义可感可亲。当然，这种称谓在海南并非仅限于琼海。

友人曾对我竖起大拇指：“琼海人口不臭！”确实，琼海人的口德诚如斯言。我回他一个骄傲：因为琼海人开口“溜”香！

诗路花语

园林杂咏（组诗）

■ 周济夫

○橄榄树

先尝苦涩后回甘，如读佳书耐冰涵。
无事劝君常把卷，人生有味异逃禅。

○花梨木

坚苍如玉入眸明，价比南金众口腾。
一树在庭宜护惜，遐方珍物已伶仃。

○龙吐珠

竞说骊珠领际悬，丹红如火下云骈。
此生未及探龙窟，小立风前一怅然。

○箭杜鹃

枯干皱皮更著花，热风吹燥烘晴纱。
诗心安得如斯卉，老去犹堪作艳霞。

走进滨海书屋

■ 倪俊宇

这里其实是展现风景的海
你会听到月下浪尖与礁滩间
荡漾多姿多样的音律
你会看见海霞映照中
岛屿与海域变幻七彩的光影……

这里其实是演绎传奇的海
张帆劈波的拉网身姿
让你的血脉随号子震颤
迎向风暴与未知的远航
让你涉足多种风土人情……

走进这片奇特的海
必须净手，好与身外的
万千世界亲密接触
可以静心，聆听自己灵魂
在乾坤阴晴间的回响……
翻开书本阅读，那是心灵
在人生历程的沙滩上
留下或深或浅的脚印

节间词话

新年心愿

■ 文雪梅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一转眼，时光的列车就这样毫不客气地送走2025年，案头的台历即将翻过最后一页，2026年就在眼前。每到年终岁尾，我总要写关于新年的话题，而此时，双手在电脑键盘上顿了顿，“新年心愿”四个字，竟比往年多了几分沉甸甸的温度。

儿时的新年心愿简单，直白，总是那么容易让人满足。十岁那年，跟父亲去供销社置办年货时，忽然看见货架上摆放着一条条五颜六色的纱巾，蝉翼般通透的纱料，透光却不透明，如绢似雾，看起来清雅又带着几分神秘。父亲看出我的心思，毫不犹豫地给我挑选了一条水粉色的纱巾。我围上那条纱巾，骄傲地扬起头，仿佛自己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公主。那时的心愿像玻璃弹珠，晶莹剔透，实现时的快乐也来得直接又热烈，仿佛整个新年的喜庆都为这一个心愿而沸腾。

成年后的新年心愿很现实，又想得周到。二十五岁那年，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，心中有个小小的心愿，那就是想给家里买台纯平彩色电视机。因为家里的旧电视机早该淘汰了。于是，我省吃俭用，终于到年底的时候攒够了钱。当那台崭新的电视机送到家时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，激动得像个孩子，到处显摆：“我家妞姐有出息啊，给我们添置新家电器了！”大年三十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边包饺子边看春晚，说着笑着，那温馨的场面足足可以让人咀嚼一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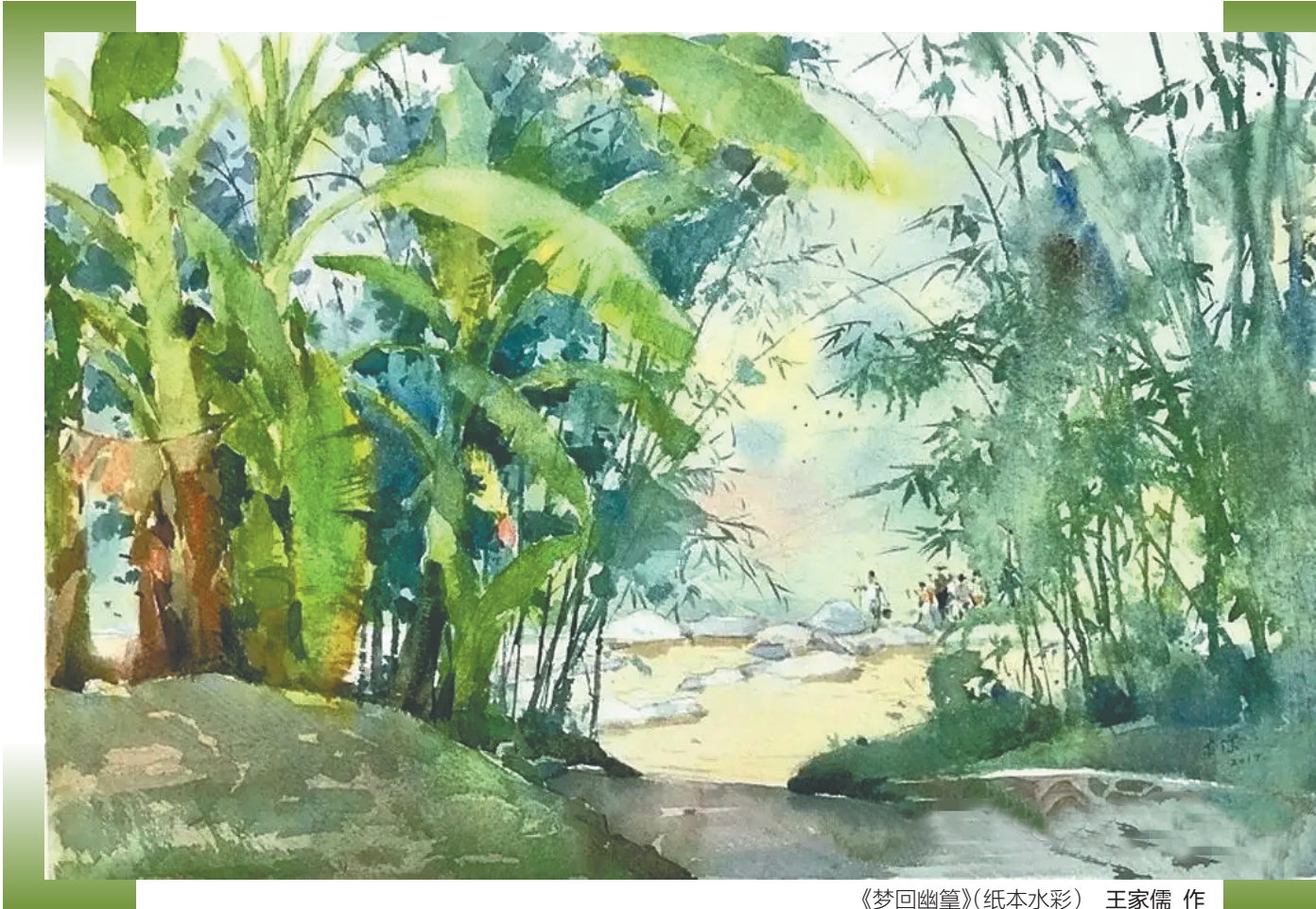
岁月像一场慢煮的茶，不知不觉，让新年的心愿渐渐褪去了华丽的外壳。想起过去的一段时间，一直在为给父亲看病的事情而心绪焦灼，我在医院和家人之间来回奔波。父亲因静脉曲张引起腿疼，起先我们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就连曾是医生的父亲也说，你们兄妹都忙，看啥病，我就是医生，老年病，有啥好看的？直到疼得实在撑不住了，才被我们硬拽着来到医院。还好，在我们兄妹三人的轮流陪同下，通过化验血、尿、肝胆，做CT、核磁共振等一系列的检查后，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，这才让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放下来。

出院那天，我们搀扶着父亲慢慢走出病房，外面，阳光特别温暖，照在父亲的白发上，闪闪发光。父亲自言自语道：“人到暮年，历经了人生百态，世间冷暖，很多事情都要看开，学会放下，更要学会善待自己，对自己温柔以待，平安健康才是福，好好活着才是真啊！”我忽然明白，最珍贵的心愿从来不是属于自己的索取，而是对所爱之人的牵挂。而新年的意义，从来也不是辞旧迎新的仪式，而是在时光流转中，懂得珍惜当下，更珍惜与亲人相守的时光。

于是，我在电脑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今年新年的心愿，那就是：新年里，我打算每月陪父母做一次体检；为防止“三高”，平时休假时给父亲做些清淡的饭菜；监督他们早起早睡，加强锻炼；每周抽两晚陪父母聊聊天，听他们讲讲家长里短，说说心里话；虽然自己是个“宅女”，但是，我计划利用年休假的机会，带父母出去走走，去那个遥远的地方看大海，观日出，让父母放松心情，好好饱览祖国的壮美山河，让他们每天都过得开心快乐！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



《梦回幽篁》（纸本水彩） 王家儒 作

如烟往事

逝去的磨剃刀皮布

■ 黄平

每次理发，我必去找陈师傅。习惯预约，这次，我和往常一样，拨他的手机号，但只听到长音“嘟、嘟……”没人接，我只好到陈师傅的店里看个究竟。

瞅来瞧去，这店咋蒸发了？原先廊檐上的老字号牌子“陈XX理发店”，已易主给一家烧烤店。我问正忙活的一名员工：“帅哥，陈师傅搬哪去了？”他委婉地回答：“退休了！”说得我真愣愣的。

我在陈师傅那里理发，少说也有13年了。哪怕他再忙，我都甘愿等，这回我该去哪里剪发呀。

小区附近有几间“快剪店”，我选了一家。理发时，我向女店主打听起陈师傅的消息，她惋惜地道出：一个月前，陈师傅旧病复发，驾鹤西去了。之前我就有预感，听此消息后，我的心情变得非常糟糕，满脑子尽是陈年往事。

说到底，我钟爱的是陈师傅始终坚守着的老式理发店行当，这里珍藏着他几十年来积攒起来的好口碑。打童年起，我就是在这种店的“熏陶”下长大的。然而，有着历史印记的这类理发店大多都已消逝，陈师傅苦苦支撑着的这间老店，也随着他的逝去消失了。

陈师傅操着一口纯正的文昌话，人很实在，中等个子，沧桑岁月全写在他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。听陈师傅说，早年他在市内某家集体理发店当徒弟，当他成为师傅时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进来当学徒。两人情投意合，结为伉俪。后来，集体理发店解散了，他俩另谋出路，便搞起了个体理发店。再后来，他们把店安在了本小区的北街。

一年到头，总见他们夫妻俩穿着白大褂，马不停蹄地忙。小区附近的居民，都喜欢到他们这里来理发。有些人其实住得挺远，但也要专程来找陈师傅理发，足见他的理发技艺早已名声在外。当然，也有人纯为重拾旧时光而来，更有人是冲着陈师傅的厚道为人而来。

陈师傅确有一手理发绝活，堪称剃头匠。他用推子时，极少见到有卡住毛发或拉起发根而使头皮发痒的情况。尤其刮脸时，从额头、眉边、耳廓、脸颊、嘴边以及下巴等部位顺序慢刮，极少看到有误伤皮肤而渗血的情形。他用剪刀时，刀尖灵巧地一睁一闭，不时发出很有节奏的“咔嚓、咔嚓”摩擦声，令人耳悦心怡。有个小环节，即剪突出的鼻毛时，他的手极轻，点到为止，心细如发。他给每个人理发的时间大致相等，约需半小时。哪怕是人再多排队，他也从不赶工减时。每一道工序他都要认真走完，把持柔和，力道有度，以至于有些顾客在理发时，酣然进入似睡非